



王一川 摄

## 大河埠头

□嘉树

我十二岁那年，一放暑假，父亲就对我说：“这个假期里，每天去大河埠头洗碗洗菜的事就你来做了。”

父亲特地指明去大河埠头，是不让我在小河埠头洗。当时我家附近另有一个“小河埠头”。这“小河”，实际上只是一个池子。它仅有一条小水沟通远处的大河，而这水沟多数时候是干涸的，所以除了下大雨，小河内基本上是死水一潭。

条石砌成的大河埠头可以容下十来个人同时使用，但每天上午仍经常人满为患。那天上午，我还离埠头老远，就听到叽叽喳喳很多女人的说话声，走到一看，果然没我的位置了，不得不站在旁边等候。她们互相非常熟悉，来河埠头既是干活，又是难得的互相交流的机会，说昨天买了一担柴特别干燥，说今天买来的青菜都浸透水了，也说王家的男人当兵回来了，孙家的女儿明天出嫁……她们是这样的不慌不忙，有时还嬉笑怒骂，而才十几岁的我，愣愣地站在那里等候，很觉不自在，眼睛都不知道往哪里看。尤其是有谁忽然抬头瞟我一眼，我更会面红耳赤，如同犯了错误，只想逃开。唉，父亲为什么把这事推给我干呢？

许是对久等的我十分同情吧，一位中年大嫂腾出一小块地方，让我侧着身子加入到了这个洗涤行列。这时女人们的议论转到了我身上：“这小孩真勤快，每天来河埠头。”“唉，也可怜，小小年纪就没了娘。”“俗话不是说了吗，宁可死做官爹，莫死讨饭娘。唉！”“你看他挺像一回事的，不像我家儿子，做起事来笨手笨脚！”我听着，却不敢抬头，更不和她们搭话，只管自己急急忙忙地洗茄子、苋菜，但越急越多事，抠乌贼眼珠时，一不留神，让黑色的污汁喷到我白衬衫上了，我不敢声张，更没敢当场脱下衬衫来洗净，只是涨红了脸，匆匆逃回家去，但父亲居然没责怪我。

下午再去大河埠头是在四点以后。这时大河埠头是我们男孩子的天下，也包括我。那个时段，几乎所有住在附近的男孩都去河里打泅，也就是游泳，对我们而言，“打泅”和“洗澡”可以算同义词。一下水，我们就什么都忘了，大家浸在水里打打闹闹，有时几个人举行游泳比赛，有时是互相“欺负”，就是几个人合起来从不同方向朝另一个人撩水，让他难以呼吸，直到他求饶投降。当然，这被欺负的对象会每天变换，一旦被谁提名，就不得不遭厄运了。

更多日子我们去河边的水草底下摸虾。我把身体斜趴在浅滩上，双手从水草底下贴着河滩慢慢向上推，手心一触到活物，立刻向下压住，一只虾往往就在手掌之中了。有时，不服气的虾拿它的钳子来夹我，但它的力气不大，手指只是微微有点疼。我把抓住的虾放入浮在我身边的脸盆内，再继续去水底摸索。有时摸到了河蚌，也放入脸盆内。直到太阳接近西山头时，才爬上岸擦干身，找偏僻处换了短裤，并将换下的短裤洗好，就算完成了洗澡任务，拖着木拖鞋回家去。晚饭时，就会有半碗盐水煮河虾。

岁月如梭，眨眨眼，五十多年就过去了。那一带的房子和道路有了大变样，这大河埠头也不再热闹，满是青苔的石阶上，静悄悄不见人影。莫非往昔的一切都随着汤汤河水东流入海了？

## 西塘河畔忆母校

□王静

如今步行抑或乘车，路过中山西路文化家园附近，我常常隔着西塘河，眺望河南岸的校园。这样的眺望犹如半个多世纪前的眺望，只是如今我在北岸向南望；而当年，我则在南岸往北看，有意思的是所望所看皆为校园。今所望是宁波实验小学，昔所看是其前身，宁波西郊路小学。

半个多世纪前，西郊路小学在西塘河北岸，其校农场在西塘河南岸。那时，每星期有半天劳动课，在田头播种或拔草的我，隔着弯弯的河流，遥看校大门楼上的那间教室，一间被陈老师称作图书室的教室。那个教室的那扇窗，那扇窗里面有只书橱，那只书橱门缺块玻璃，那扇没玻璃的橱窗内有

本书。那时的我，不知隔着校园与农场的那条河称为西塘河，亦不知何为图书室，只知好学生要爱劳动。一心想当好学生的我，人在田头，心却惦记那扇没玻璃橱窗内的那本书。

我与那本书，纯属一种偶遇。约莫三年级时，我们的教室从一楼西楼梯东教室调到二楼西南角，每每进出新教室，发现与教室对称的西北角教室始终紧闭，忽有一天放学，一缕夕阳从半开的门边射出。由一楼搬到二楼的教室后，尤其喜欢那厚重结实的地板，那是被一届一届的学长们擦得光滑的地板，看透亮的霞光照在或直或斜的木纹上，似被震惊，似被诱惑。我的脚缓缓地移向半开的教室，轻轻地推门进去。进去后，我傻眼了，里面有书橱，地上还堆着不少书。我从一个没玻璃的书橱内拿出一本书，书上印着《少儿文学》，正要翻阅，陈老师来了。陈老师住在隔壁的小教室。她见我一脸紧张，抚摸我的头，轻轻地问：“好看吗？”我答不上来，低头看手中的书，随口一问：“这是谁的书？”陈老师像自语似的：“谁的书，是学校图书室的呀！”

从农场遥望那个窗口，那本书早已不知去向，至今仍记得陈老师长长的叹气声，及无奈表情，然而陈老师所说的图书室却成了我的向往，乃至半个多世纪的向往与追求。

辛丑槐月，黄同学在发小

的同学群上传一征集令：迎百年校庆！宁波市实验小学校友（教工）征集令。于是，我眺望的频率增至高频。一天入暮，不由得走过万安桥。记忆中的万安桥高而长，当年冬日的晨间跑，同学们以班级列队，先后从东大门跑出校园，跑过万安桥，跑向操场。操场在校农场东。上体育课亦如此，要么从东门，要么过栅栏式木桥过。走近校园，在门口外徘徊，时间门卫室传出的话语，隔着栅栏门，我试图把印象中的母校与眼前的校园冲撞一下，很难……只得面对崭新的楼宇傻想，才多少年啊，咋没一丁点影子了呢？翌日，翻阅鄞县通志，找到母校的有关记载。

民国十一年(1922)夏，吕绅朱增春、赵之伟等，就原有文昌阁内单级小学改办定名鄞县城区私立鄞西小学；十六年(1927)七月，改名宁波市私立鄞西小学；二十年(1931)2月，乃改鄞县私立鄞西小学。在西郊文昌阁全公祠内，初仅二年级，后逐渐扩充至七学级，教室运动场学生宿舍等亦均随时添筑修建，并有中山纪念堂及纪念台，经费皆由校董陈兰、陈薰征募，开办之初学生105人。

志载校董陈兰、陈薰七年后又创办鄞西第二小学，此是泽民小学的前身。

家在西门外，我的父母、我们三姐妹乃至不少亲戚皆是鄞西小学的校友。悠悠西塘河，风情岁月桥，母校百年庆，最忆图书室。因为封闭的图书室里有一本书，像一颗种子不经意地撒落在我的心田……



我家两代校友在母校留影，片中的石柱础曾是大礼堂旧物。(孙毓芳约摄于1980年)